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作者/Author | 李新民 | LI Xinmin |
| 时间/Time | 2012-02-12 | 2012-02-12 |
| 被采访人/Interviewee | 辉仕兰 | HUI Shilan |

小银（2月12日）

回村笔记（18）

今天一大早家里安排我去白云村公所交电费，到了交电费的地方，收电费的人还没有来，我就去了咦奶家，咦奶叫辉仕兰，她是我奶奶的第三个妹妹，到咦奶家后碰上一个咦奶家的亲戚，我要喊阿祖呢，我说阿祖你有多少岁了，他说是84岁今年，他以为我是照相的，他说让我帮他反洗一个照片，照片是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去当兵的时候照的，想把他洗大点等自己不在后可以用来摆在棺材前，我说我重新给你照一个吧我有相机的，如果急着要的话我可以过几天就去城里给你洗出来送去给你，他说不着急的，等你什么时候洗出来再给我好了，到那个时候该出多少钱我要给你的，我们俩聊了一会，照相也照了，我说阿祖你先在这等一会我先采访我的咦奶，等完了后我再和你去你家采访你可以吗，他说好好。

采访我的咦奶辉仕兰，她是1950年出生的，大集体那个时候她还在上学。吃玉米骨头饭，吃得下去的，但是拉屎拉不出来，甘蔗渣也是一样，吃了后屎拉不出来，粗康也是一样的，玉米壳淀粉倒是好吃的，黄泡是涩涩的。那个时候我父亲去放牲去把麻栗果捡回来，捡回来后泡起来，用来做成面糊吃。我吃了好多东西了，百合我也吃过，蕨蕨根淀粉也吃过。吃食堂饭时候，就是一顿给你吃一两五饭，吃面的话也是一两五，那个时候是吃转盘饭啊，大人是吃四两，那个时候我还是小娃娃的，如果食堂里吃稀饭的话，他们就给我打了一勺，三个人就给三勺，我们姐妹三个去抬回来，回来的路上我们把水水给吃了，渣渣又抬回来给我父亲，我父亲又有病，人家不抬给吃，我妈妈的是抬给吃的，我父亲又小瓜煮上点把那个渣渣煮进去，我们父子四个又那样吃。

等我采访完后阿祖已经不在了，我问别人那个老人家在哪里，那个人说她带我去那个老人家，后来是她带我去的，快到的时候她说你一个人去吧，我就不和你去了，我又一个去了，到老人家里他自己一个人在烤火，就开始采访阿祖了，我还以为我是在照相，我把摄像机在前面一摆，他看我半天不说话，他先说了句说是不是要发言是吧，然后他就开始讲起来说，我是大水井人李光祖，生于1928年，现年有84岁。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一个老人，他说话和别人一点都不一样，他说话的口气有点象贾大叔，一个字一个字的冒出来，身体坐得很直，两只手放在两个膝盖上边，动也不动一下。他说大集体的时候他一天吃一斤米饭，在家里煮吃，吃过蕨菜，蕨菜是当做饭吃，和面揉在一起，就那样焖吃，树头菜，打苦菜也是从山上找回来，找回来以后用水烫一下和面拌在一起那么吃。我吃过的东西最难吃的是野山药，野山药拿回来烫一下，再来冲（磨），揉面吃，吃的时候不难吃，是扯气，就像是饭没吃过一样，精神就衰退了。肚子饿起来在山上挖出来就开始吃了，这种东西吃了是饱人的，吃了是扯气，这种东西是苦味不有麻味不有是淡，这种东西每年都是在秋气才有，平时都不有，去找找不出来。那个时候我家有父子四个人吃饭，上边发给粮食是一个月分成三期，十天一期，一期分给十五斤，我们家是十六斤四四十六斤。那个时候村上也有饿死的人也有的，主要是积病，就是吃的少，一点也不吃进去就饿死的那种倒是不有，就是积病。